

影評 不設防

穿越二十五年的時空之約

《尋秦記》是港劇情懷的集體謝幕

當《天命最高》的旋律在影院響起，那些昔日曾守在電視機前的觀眾，眼眶忽然濕了，25年的青春記憶瞬間湧上心頭。我一直等待着這部續集上映，與其說我想看它怎麼拍，不如說，我們在回望過去，緬懷陪我們一起成長的這些演員與角色，在經過歲月的洗禮後，為我們展現的生命厚度與靈魂之光。他們在呈現自己，也呈現了這個時代的聲音，而這種聲音是有溫度的。

「城寨裏的小食檔，還是以前的煙熏火燎。秦王坐在舊木凳上，看着師父項少龍端來一碗熱湯。他開口，聲音有些啞：「師父，好久不見。」這是電影《尋秦記》裏的一幕，時光在19年後重新銜接，項少龍與他的徒弟秦王（趙盤）再度重逢。古天樂重新穿上那件印有「Love HK」的白色T恤，林峯再度穿上黑色龍袍，宣萱、郭羨妮、滕麗名等熟悉的面孔一一重現，但歲月的痕跡卻讓我們心

酸。有人說：「這是原班人馬的最後一次全員合體，是獻給一代電視兒童的集體禮物。」古天樂談及電影創作起點時說，一切都從原班人馬的重聚開始。2019年項目啟動，經歷6年的等待，從版權交涉到疫情耽擱，這部電影被喻為「都市傳說」。

項少龍已生白髮，歸隱田園十九載。古天樂的演繹褪去了年輕時的三分痞氣，多了幾分看透世事的滄桑。「每隔兩三年，我都會重看一次《尋秦記》。」每一集的情節仍歷歷在目。

林峯飾演的秦王，已然從那個在師父面前唯唯諾諾的「趙盤」，成長為真正的一國之君。電影中他最精彩的表演是面對項少龍時，眼神裏依然有掩飾不住的孺慕和一絲不易察覺的委屈。林峯感慨地說：「20幾年後，能再集合同一班人延續故事，全靠老闆（古天樂）的堅持。」

昔日的「烏廷芳」宣萱和「琴清」郭羨妮雖戲份有所減少，但她們的出現本身已足夠讓觀眾滿足。尤其是當烏廷芳嗔怪項少龍：「你講乜嘢啊！乜I Love U，我都聽唔明啊！」熟悉的粵語對白一出，瞬間夢回當年。演員與角色共同走過了二十五載歲月，這次相聚帶著時光賦予的厚重與坦然。

電影給出了兩個結局，像是一個溫柔的告別。在第一個結局中，秦王得知自己只有十年壽命，將全部心力投入國家建設，既然無法「向天再借五百年」，那就「只爭朝夕」。第二個結局，項少龍最終選擇留在秦朝，與家人和村民共守家園，不再試圖返回現代。

天命是什麼？是歷史不可改變的洪流，也是個人在時代中堅守的選擇。古天樂通過項少龍的選擇，似乎也在回答關於港片未來的追問：在變局中堅守一些「舊」日的情懷，同樣是天命的一部分。

●何佳霖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

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脫框而出 班尼迪甘巴貝治 情深演繹打動人心



▲片中的烏鴉是引導這個家庭走出悲傷的存在。

▶班尼迪甘巴貝治在片中飾演父親，他對角色的詮釋令人嘆服。

▲某天，他的悲傷成魔，長出翅膀，一隻巨型烏鴉從他的草圖中誕生。

▲《28年後：人骨聖殿》今日在港上映。



入圍柏林影展的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(The Thing with Feathers) 改編自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年度作家 Max Porter 的感人力作《Grief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》，作者 Max 表示：「從第一次與導演戴倫索頓 (Dylan Southern) 見面開始，我就知道他不在乎、他理解，並且想守護我這本書的怪誕核心，讓它保持『鳥性』，因戴倫理解烏鴉。」電影帶著真誠，細節處處可見，因為戴倫讓每個人為自己負責的角色融入獨特的感受。每一處痕跡、每一根羽毛、每一隻掉落的襪子、每一道光影與色調的選擇，都承載着劇組成員生命中的愛與失去。小說源自於 Max 那本關於過世的父親的書，他有一次到片場探班時，就因為房間裏那股強烈的溫暖與真誠而落淚，那感覺很奇妙。

一直背負的許多包袱。其實從他的畫作中「脫」框而出的烏鴉，也可能是存在於我們任何人心中的心魔……導演希望藉着電影，讓人們經歷悲傷不同的階段，最終走出陰霾，被治癒、被修補，跨越「悲傷的時間」。

喪妻心痛 悲傷成魔
多才多藝的班尼迪甘巴貝治 (Benedict Cumberbatch) 早因在電影、劇集及舞台劇等中演出情感強烈且層次複雜的不同角色而備受認同。近年作品包括漫威電影 (Marvel)《奇異博士2：失控多元宇宙》(D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)，全球的票房更是接近10億美元。今次在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中飾演父親，他對角色的詮釋毋庸置疑地令人嘆服。飾演雙胞胎的 Richard 與 Henry Boxall，拍攝時年僅7歲，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是他們首部正式參演的電影。跟同齡孩子們的興趣相若，他倆喜歡砌 LEGO、怪獸、Star Wars，以及捉弄拍電影時的巨型烏鴉。

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故事講述爸爸 (班尼迪甘巴貝治飾) 喪妻心痛，獨剩自己面對兩位愛兒，曾經的安樂小窩逐漸變得冷清，孤身一人的他唯有藉創作排解對亡妻日益加深的思念。某天，他的悲傷成魔，長出翅膀，一隻巨型烏鴉從他的草圖中誕生，或許是思念亡妻的幻覺，或許是創傷後遺症的瘋狂……而行為怪誕的「它」究竟會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，還是會以另類的方式伴一家人走出傷痛？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今天正式於各大戲院上映。

《No Distance Left to Run》拍攝和記錄了樂隊 Blur，即獲提名角逐金球獎「最佳長篇音樂視頻」。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是他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，改編自 Max Porter 的同名得獎小說，由戴倫親自改編成電影劇本及執導。戴倫表示他在首次讀到 Max Porter 的《Grief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》時便深深着迷，這小說讓他以全新的視角審視自己所經歷的悲傷和喪親之痛，重新思索為人父母之道，同時亦解開了他多年來

擲長創作真實、以人物為核心的敘事作品的戴倫索頓，是位備受肯定的英國電影人。2011年導演戴倫索頓在紀錄片領域的作品獲得高度評價，首部作品《No Distance Left to Run》

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由小說改編，讓悲傷以多層次的方式呈現。

送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電影贈券
香港文匯報
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送出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電影贈券20張予香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掃二維碼下載文匯App，並在App內的「意見反饋」欄目下留言，或剪下《星光透視》印花，連同貼上S2.2郵票兼註明索取「《讓悲傷長出翅膀》電影贈券」的回郵信封（填上個人電話），寄往香港仔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《文匯報》副刊部，便有機會得到換票證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

星光印花
扫描二维码下载文匯App

● 影帝賴夫費恩斯繼續飾演卡爾森博士。
● 積奧干奴 (Jack O'Connell) 飾演的癲佬所率領的末日幫派。
● 《28年後：人骨聖殿》今日在港上映。

《28年後：人骨聖殿》一場危險的救贖實驗

當妮雅達柯斯塔 (Nia DaCosta) 接替丹尼波爾 (Danny Boyle) 執導《28年後》系列第二章，這位曾以《糖魔怪客》展現恐怖美學的導演，為這個病毒肆虐的末日世界注入了一種既優雅又殘酷的視覺語言。

丹尼波爾選擇達柯斯塔絕非偶然。達柯斯塔在《糖魔怪客》中展現的才華，正是處理「恐懼心理與視覺象徵」的完美證明。她不是簡單地繼承系列風格，而是進行了一次大膽的重塑。

達柯斯塔的創作自覺在電影中體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覺風格：卡爾森博士的人骨聖殿猶如一片死亡田園，鏡頭穩定而沉思；而占美幫的世界則充滿動態與不安，攝影機不斷運動增強緊張感。

《28年後：人骨聖殿》最引人深思的轉變在於感染者人性的探索。卡爾森博士與Alpha感染者Samson的關係成為故事核心，打破了系列「感染者=純粹怪物」的二元設定。賴夫費恩斯 (Ralph Fiennes) 延續了他在《教宗選戰》中的深度表演，將卡爾森博士塑造成一個複雜的道德矛盾體。這位醫生建造人骨聖殿不是為了崇拜死亡，而是為了紀念生命——超過25萬條仿製骨骼及

5500個假頭骨堆疊成龐大紀念碑，每塊骨骼都是對逝去生命的致敬，也是他對抗遺忘的方式。費恩斯在採訪中點出核心問題：「受感染等於徹底腐化，抑或人性依舊存在？」

賴夫費恩斯在影壇的地位及影響力，源於他將深厚的莎士比亞戲劇傳統，成功帶入當代主流與藝術電影，成為英國表演藝術的標誌性人物。他以深厚的劇場功底，在電影中詮釋了不同的複雜角色，成為當代與莎士比亞傳統聯繫最緊密的演員之一。在《舒特拉的名單》中他塑造了殘暴的軍官Amon Göth；在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中，塑造了令人畏懼的佛地魔；在《別問我是誰》中的深情演出，則奠定其浪漫形象；在《007》系列中飾演穩重的M先生；在《布達佩斯大酒店》等片中展現喜劇才華。

由影帝賴夫費恩斯與《罪人們》(Sinners) 硬漢積奧干奴 (Jack O'Connell) 及英國新星艾菲威廉斯 (Alicia Williams) 等人主演的《28年後：人骨聖殿》，該片成就遠不止是系列續集。達柯斯塔與阿歷士嘉倫 (Alex Garland) 合作，將病毒末日設定提升到哲學與心理探索的高度。人骨聖殿本身是最有力的隱喻：在絕望深處，人類仍渴望創造意義；在死亡環繞中，生命依然尋求尊嚴。

●文：徐逸珊

《樹影迷宮》探討人性的窗口

《樹影迷宮》是由孫浩、趙趕鵝編劇，孫浩執導，廖凡、尹昉、劉琳領銜主演的一部懸疑罪案劇。該劇改編自趙趕鵝的小說《大真探趙趕鵝》中的《胡同罪惡回憶》篇章，講述了警察冉曦 (廖凡飾) 與徒弟趙趕鵝 (尹昉飾) 一起調查一宗跨越18年的胡同懸案，在接觸案件之前，兩人不信命，師徒倆從摩擦開始磨合，充滿生活氣息。

在那之後，陸續有女孩在胡同裏被害。神出鬼沒的「胡同殺手」傳聞四起，恐懼的陰雲籠罩在每家每戶。冉曦與趙趕鵝唯有騎着自行車穿梭胡同聯手查案，但依然沒有什麼線索。

該劇原著作者趙趕鵝兼任編劇，現實中也當過刑警，故事靈感來自一線刑警的工作經驗。導演孫浩表示，以往國產懸疑劇的創作常側重於刻畫罪犯形象與還原犯罪過程，但該劇並未遵循這一創作路徑，而是將敘事重心回歸生活本質與人物本身，以兩位小片警的日常工作與生活為切



▲▲《樹影迷宮》劇照



▲▲《樹影迷宮》劇照

入點展開故事。但隨着時間不斷地過去，師徒二人也被困在局中，多年未能釋懷。扮演趙趕鵝的尹昉說：「用時間維度來看，兩個人的師徒關係像是一個時空的鏡子，這面鏡子是一種宿命感。」

《樹影迷宮》沒有追求常見的、精巧的、懸浮的推理設置，而是以一宗跨越了18年的懸案，將探尋真相的緊張感融入到市井胡同的煙火氣之中。當懸疑與市井煙火相遇，推理便不再僅僅是某種智力的較量，而是與人性的深度交互。懸疑也不再是某種奇觀的鋪設，而是成為觀察生活、探討人性的窗口。劇中師徒二人攜手尋找真相，一位堅毅不屈，一位熱血；在交流過程中，有時愈是在煙火氣下，解決問題愈需要將心比心。生活或許會有陰影，真相或許也會遲到，但總有像趙趕鵝、冉曦這樣的堅守者，在市井煙火中守護着正義的底線。當懸疑故事扎根於生活的土壤，當探案者與涉案者能夠生活交織，甚至命運交錯，這樣的作品，自然能夠走進觀眾心裏。

●文：光影俠